

陕西省图书馆藏书

书号 J635.2 / 535

卷册号 22362 · 1

涇陽縣志卷之八

熊鉞 劉方楨

胡世揚 周連登

邑令屠楷纂修 邑人張維 李盛文全校

韓岐巖 張濂

何浩 王昺

藝文志

文以載道非徒誇多而鬪靡也魏志藝文附見各條之下取其記載山川闡揚風教而已前令

王公彙爲一門好奇務博卷帙浩繁觀者不無
望洋之嘆焉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教振興非不家藏和璧人握隋
珠而六十年來所採入者僅若干首尤足輝煌
政治黼黻太平譬諸嗜上方之珍者一嚮已足
何必市門大嚼方稱饜飫也哉豈曰謹嚴庶幾
崇實除華之意云爾

記

重修文廟碑記

宋杜德機
邑人

先聖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學校不行。故世之
州縣。因先聖有廟。所以重道也。卽廟有學。所以
傳道也。涇陽廟學。其衰也久矣。栖栖乎塑像之
居。弊陋乎行禮之舍。雖二時之有釋奠。神之格
思。未敢信也。先生之待問。何所布席。朋友之支
會。何所投筴。遂使峩冠而長者。去而就境外之
傳。總角而幼者。分徒裂居。或假館於佛宮。或開
戶於委巷。欲風俗之全。椿不可得也。奉議郎賈
公。公明廉勤。文敏威惠。以雍容宰邑。然自下車。
多見其執要。以聽訟。貴恕。以用刑。重土。輕財。禽
姦。縱善類。以此爲務。乃若廟學。則踰年而始。及
何也。廟所以重本。學所以源教化。凡士皆知之。
况公良治之後。其文學之雄乎。蓋儲思積慮。填
乎胸次。特拘文而不得爲也。日者朝廷始有命。
修諸毀廢之祠廟。公獨以孔子廟爲請。則疇昔
之有志可見矣。疇昔憤之。一朝攄之。則何啻若
宿火之獲然。積泉之遇決。其所經畫。豈鹵莽。醒
礙而輒已哉。雖然。因錢於公府。因材於故地。因

時於農隙。因力於民從。而上下一無傷焉。及其
嘯徒聚工。則又以佚道悅使。以明命申嚴。以宿
戒視成。俾一心百身。蜂還蟻往。築畀以爲高闕。
隘以爲廣。缺斯完。撓斯隆。百日之工。七旬而畢。
何其形壯而功敏也。其間華故從新。神人異宅。
北廟而南學。廟則加之四簷。而翼其正室之楹。
做之二廡。而寬其拜獻之位。內更塑像。則聖哲
之神有依矣。外益繪像。則前賢之七十二後賢
二十四。得以白其道矣。先賢所以嚴也。學則起
正堂。以待講解。環齋宇。以延聽讀。人才所以育
也。若是。則神之不格。風俗之不全粹。非所患也。
雖然。廟也。學也。昔與吾宰之廡舍。其弊陋均矣。
然廡舍之弊陋。當時猶未能一新。以聳衆人之
觀望。况有議及於廟學者乎。公於二者。素皆有
志於建立。而獨以廟學爲先。則可謂切於事道
矣。今觀縣之廡舍。雄壯尊嚴。可以爲諸邑之首。
而使民莫不知有所尊仰。有所敬畏。則號令刑
政。固亦由此而振矣。夫號令刑政。所以爲治也。

學廟所以爲教也。其所建立先吾爲教之地。則
是所以爲治者本於道也。公於此乃能知之。蓋
知所以務本故也。且孔子佛老分而爲三教。其
趨善一也。世之奉佛老者。寺觀相高。制伴宮室。
雕磨續畫。窮力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環林竭於
輪奐。其費舉不下萬計。至於事孔子。則繁無髣
髴。此布韋之士。每憤憤而不得有爲者矣。安得
損彼之有餘。少益此之不足乎。噫。益此不足而
爲之唱。公其人也。或曰。事孔子以禮。廟貌鬻宇
不在觀人之耳目。愚應之曰。庸行翳路。不知吾
道者紛如也。不如此。不足以鼓動激勸。今有人
焉。解弊褐而鮮裾。起衡門而華屋。則必見之者
改視。親之者改容。而况掃儒宮之積陋。以鼎盛
觀人。又豈止有改視改容者應乎。元祐五年七
月初七日記。

重修北極宮記

金蕭

貢

咸陽

北極宮在縣城西北隅始作者與歲月無刻識
不可知也來狀以爲起於秦漢鄭白渠成岸有
積屍水通城流飲者多病遂起紫微殿以鎮之
以予考之非也古者祀神必於國郊或名山大
川高爽之地禮數不同大率爲壇設位祭之而
已無飾畫神之像者秦與漢初亦然至武帝時
齊人少翁言上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
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堂室畫天地泰一諸鬼
神像各置祭具焉以象事神起於此然亦止於
宮中畫像而已猶未有雜於民間興起祠宇號
爲宮觀及搏土刻木而爲之像者來狀之說蓋
俚語相傳而然不足採也稱祠廟爲宮觀度道
士以守之蓋近代始然則是宮之興也其亦近
代歟逮乎前宋之末兵革擾攘饑饉相仍黃冠
散亾長廊峻宇焚蕩圯壞歲久而荆蕪瓦礫之
塲餘存無幾不庇風雨貞元中道士李居實稍
葺治而居之悼其褊陋自誓於神營之經之起
於戊寅迄於丁未乃成其制蓋南面爲大殿以

尊北辰通兩廊爲四殿東西相向以爲天尊列
宿三官四聖元辰天師靈官之位各置其象所
以起人之敬心焉中壇三垓以事天地日月星
辰露而不屋所以達其馨香焉爲堂以隸講讀
爲齋以集賓客爲厨以供飲膳爲室以安寢處
重門洞啓以表內外環以長垣樹以佳木金碧
丹添之觀木甍瓦石之飾壯偉闓麗十倍於舊
遂甲一鄉旣已相與礱石於庭以記來請日居
實於此久矣始者見吾祖師之興節是宮而旋
見其壞也今我又竭吾力以集厥功靡費數月
銖積寸累所以興廢補闕無所不至今宮旣成
吾老矣不爲之記則來者烏知吾之勤哉庶托
斯文以垂不腐予聞而笑之曰道者旣歷見前
日之興之也難而壞之也亟則今之所成者將
傾圯之不暇其能久乎是旣不能久則碑之在
世亦預幾何自有碑碣以來銘功紀德者未會
不爲無窮計也然有石刻具在而人已寂然無
聞者有字畫僅存風摧雨剝火燎蘚澁不可讀

者有螭首斷缺龜趺折裂委棄埋於蒼煙野草
之間不復見於世者有幸而在世爲人磨去故
文勒爲新碑者以至破爲柱礎搗練支床者今
漢唐故都之左右者皆是也功業之著文章之
工字畫之奇猶且磨滅金石之不足恃蓋如此
况予與子區區者乎道者默然無以應予遂書
之以爲
記云

廣惠渠記

明項忠嘉興

書載六府而以水爲先渠堰之修所以興水府
之利以足民食也如有虞溝澮開導瀦蓄井汲
以致夫水府之修者是已然前人已成之績年
久而壞故予於鄭白渠不得不因其壞而謀衆
重修加意開廣之也按志書鄭白渠在今涇陽
縣西北七十里仲山下原有古跡洪堰一所分
閘涇水以溉田畝是其所由來而利民者遠自
秦而下歷代鑿之者不一故渠亦因之而變名

有六惟鄭白名渠獨加顯焉其曰鄭國渠者蓋六國時韓苦秦害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溉田以爲間故名也曰白公渠者蓋漢涇河底被水衝低水不能入渠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於上流接開石渠引使通流故名也謂之六輔渠者漢兒寬爲左內史請鑿六輔渠以溉田故遂名焉謂之豐利渠者宋大觀中詔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工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年涇河又低水不能入渠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王琚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今名爲王御史渠又曰新渠焉然此六渠也歷代澆灌醴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櫟陽雲陽富平八邑田土多寡不一鄭國四萬餘頃每畝收一鍾漢白二千七百餘頃宋則二萬五千七百有三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爲利者若此元後至於今河底低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湮塞幾百年矣予昔忝臬司之長今叨巡撫之寄歷官久此竊思茲渠能仍舊

迹而疏通之則前人之功庶保其復續而今之
爲利得不同於昔耶遂詢謀僉同而其實以聞
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檄醴泉涇陽三原高陵
臨潼富平六邑蒙水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前所
謂櫟陽雲陽者今已革去先以布政司右布政
使楊公璿董其事未克成就而陞任去復以右
布政使婁公良右叅政張公用瀚余公子俊按
察司副使郭公紀左叅議李公奎繼之務畢其
工有底於成其各受委也晝夜不遑恪恭乃事
大播民和分工命役於平土也則度勢高卑而
通渠於山石也則聚火鎔鑠而穿竇又必期之
以歲月緩其力而不急其功然後渠成水行厥
功始克就緒矣考地之疆界不異於昔計今漑
田有司則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左前
後三衛屯田則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每畝
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其數穀視昔有加
者得非民有欺隱畝有濶狹抑古今水有消長
或因兵燹坑阜之不齊歟今渠成二司諸公屬

予取名爲文以記其實予亦嘉二司諸公之殫厥一心以成斯渠故喜而言曰民以食爲天水者食之原也然所以爲利亦所以爲害在善導之而已嘗聞前人相視斯渠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今渠堰盡修矣出土開通矣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駱駝彎西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卽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蓋住罷澆田之後水旣無用遂開此閘乃退此水由槽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洄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行今二司諸公又將各閘移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導之功可以減半漑厥田灌厥園澤彼桑麻潤彼禾黍歲獲豐登年無荒歉而畎畝獲收加於常年之倍蓰則吾軍民之仰賴何可旣耶故取渠名曰

廣惠僉以爲然再嘗聞元之王御史建修此渠三十餘年而功尙未克成備載涇志今渠不二年而成者蓋百工之咸集資給之不吝又委任之得人故也若後之繼政者時加修葺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然今之渠道有仍舊而增者有脫離而創者以及夫功用之費助成人之姓氏并歷代因革畫圖悉刻諸碑陰用示後之人云

辭曰、倦懷鄭白兮古之人創修涇渠兮水勢分灌漑猷畝兮民欣欣歷漢涉宋兮繼厥勛粵勝國兮侍御史疏上流兮民仰止幾百年兮水弗流民不獲兮勞厥耜今鳩工兮民孔勞予勞民兮民心焦豈予欲兮拂民性汝詎知兮爲汝曹工旣畢兮民安佚田土沃兮國之實名廣惠兮利無極惟帝力兮臣之職

重修廣惠渠記

彭華安福

關中古稱形勝富饒甲天下形勝出於天造富饒則亦有人力與焉自秦得韓人鄭國鑿引涇水爲渠溉田四萬餘頃關中遂爲沃野無凶年及漢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中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民因歌咏兩渠之饒至有宋時梁鼎陳堯叟言今涇水溉田不及二千頃皆因近代改修渠堰浸隳舊防鄭渠難爲興作請復修白渠旣修復之民獲數倍歷金及元渠堰缺壞御史王承德請於涇陽洪口展修石渠卒以成功載諸史可考也我明撫有四海視關中爲重鎮每廷命大臣撫巡之往者數於王御史渠口修堰行水歲久漸圯壞弗治今上紀元成化之初副都御史項公忠請自舊渠上並石山開鑿一里餘就谷口上流引入渠集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五縣民就役穿小龍山大龍山後者咸篝燈以入遇石剛頑輒以火焚水淬或泉滴瀝下則戴笠披蓑焉功未就項名還朝戊子項復西征過陝命有司促功責成及

奏凱還。亟以成功紀於石，名其渠曰廣惠。而渠實未通也。丙申，右都御史余子俊又經畧之。於大龍山鑿竅五，以取明。疏其渠曲折淺狹者，踰年。余以兵部尚書召，又弗克就。訖其功者，副都御史阮公勤也。公下車，卽詢民所利病，圖興革之。唯恐弗及。於是三司諸君牽連一口，以渠爲言。且曰：曩者之費率徵於利及之民，今民未獲利而復徵之，恐不堪命。阮公曰：然。蓋以帑藏金粟募工，市材食役者功成，然後責償於民可也。衆議僉同，乃檄布政魯君能、叅政鄧君山督其役。而朝夕躬任，程課勞徠者。西安府同知劉端也。用匠幾四百人，五縣之民更番供役。役以辛丑二月興，渠口有石，卧水中，鉅甚。乃堰水以西，鑿石四尺，水得深入。又竅小龍山架板槽閣泉溜，且鑿疏深者至五尺，淺者至二三尺。廣可八尺。六月大雨，河溢壞隄，湧沙石壅渠。俟少間，卽築隄堰水，疏渠鑿石，工愈勤。至十月，水水輟。工明年正月復作治，決去淤塞，遂引涇入渠。合渠

中泉水深八尺餘下流入土渠汪洋如河又下
流至古所謂三限渠曰中限南限北限者中限
下至彭城閘又分四渠溉五縣田八千餘頃
秦漢時涇河平淺計古溝澮猶有存者故引河
作渠直易耳年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
益就上流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
故用其力尤難而成功尤可喜渠成遠近之民
懽呼扶携爭先快覩以爲前此所未見咸舉手
加額曰上之人所賜也而諸方嶽咸歸功於都
憲公推布政余君洵按察使左君鉅請於公曰
盍勒碑紀其成功曰賴聖明在上邊境無虞凡
來泄茲土者皆究心民事逾十七八年乃克成
茲澤耳若備紀之俾後之人知其難勿隳廢焉
庶其爲澤無窮期也因鄧君來京遂以請於華
竊惟古先聖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若井田之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豈
惟以經界乎哉其所以爲利民計至深遠也自
井田壞水利浸隳裁成輔相之大端缺矣凡歷

二千年以至於今廢墮益甚國家仰給全在於
東南中原之利蓋十不及古三三一遇旱澇往
往填溝壑散四方者無恠乎其然也於戲安得
吏於中原者皆宅心仁愛汲汲興利澤以濟民
如公等乎若然則不獨關中之富饒可漸復如
古昔也阮公字必成勤其名也華同年友歷官
三十載所至
皆可紀云

重修東嶽廟記

李錦 邑人

東嶽行祠遍天下廟在我涇陽東郭者則建自
宋之宣和厥後開拓增飾相繼有作始末具見
於學諭左公石記今年春社首蹇真輩謂前記
未備巧余復記之余惟三代立社之義皆主於
重穀重穀所以重民命而敦國本也故上自國
都下及鄉遂邑里皆有社且配以先農而人得
通祀之春祈秋報胥此焉舉禮自強秦滅棄典
籍先王之制百不存一雖經生學士無從考按

况衆人之蚩蚩者乎故自漢魏以降祠廟之設
神號之舉或高山廣水聖主賢臣在在有之不
獨東嶽一祠爲然也嘗驗之吾邑延袤各未滿
百里神祠之筭里當其一抑或過焉是何侈於
用而務淫祠之甚耶不然有由然也先王立社
之制旣民斯民祈報之心獨能與之俱泯乎蓋
皆假此以祭先農配社主耳所謂百姓日用而
不知者名非而實則是禮賣而情則真積習旣
久衆皆安之故歷世雖多而未有能舉正其事
者重可嘆已肆惟我國家奄有九圍秩崇古禮
自王國以及邑里於社稷之神著爲常典咸建
壇歲時以祀之其所以重穀愛民培植國本之
意旣周且至然而閭閻細民安於故常尙有因
循而未革者不無病乎良有司焉然則是廟之
創葺蓋亦生人祈報之誠心耳若前記所謂東
嶽主召人靈與夫興雲致雨在所得祀則此特
爲愚俗懼死而設境內山川咸不能興雲致雨
也事理兩失義無所繫且先儒何以是短唐臣

淫陽縣志 卷之八
哉若謂泰山五嶽之宗能聚天下之氣故散而
爲雨能被天下如公羊子所論泰山膚寸之雲
觸石而生不崇朝而雨天下坐此得以享天下
之祀或近之恐亦非居民之意也余因其請故
於廟之修創歲月工程次第不復重出特原民
心而擬其說如右將以俟夫考古之君子焉

延壽宮碑記

無名氏

竊聞之一燈明而千燈續。炳孤鶴冥而萬鶴爭
鳴。師資不可以無傳。道德豈容於暫廢。故我老
君。孕秀。金母流芳。西秦東海。異派同源。南魏北
燕。分車合轍。五祖遺光。於後後。七真嗣法。於前
前。三元路上。皓月當天。衆妙門中。太陽照地。半
萬朶金蓮。破曉。鳳篆明刊。十九枝玉樹。撐秋。龍
章備紀。浩氣傍流。於劫外。靈風廣扇。於人間。教
日重光。法輪再轉者也。

張烈女祠碑記

郭 郭 邑人

往余與計借道相州見諸烈女祠恤甚輒入拜
讀其碑某死某事某死某事俯首嘉嘆等死耳
何諸淑媛之死今崇祀若此哉尋吾里中有張
烈女余目擊其守義殺身耿耿尤烈乃今果亦
獲祠祀耶烈女名四桂范村里人父倉早死與
母李氏居家故貧女日攻織紉足不越外闕對
居有少年王宰故淫人窺見女有姿色悅之女
東隣屬宰家園故有居妓宰陰賄其妓令乘間
誘之女奮怒罵曰何物娼婦敢輕入吾家爲強
暴作說客耶吾聞貞女耳不聽淫聲此言何爲
及於我哉妓惶悚趨出女悲憤欲死適母自外
來問其悲故女益悲痛曰王宰欺吾孤弱陰謀
污我何生爲遂子母相抱痛哭皆失聲已母謂
女曰貞女不畏死亦不輕死人謀我吾謹避之
耳徒死何爲女悲少止無何其母之田令女扇
其戶會宰適市歸見其母出在野潛從家園踰
墻入女家其女方織宰強逼女從已女輟織怒
罵抵死拒之雖折其一臂終不令宰犯其身宰

恚女固不從已取便鍾剝其面裂斷其頸僅項
筋未殊數戳其腦幾穿死復踰墻潛出其母歸
呼女開門不應母大驚卽疑其爲宰所殺踰墻
入視女果死卽機傍血流滿室令觀者靡不憤
惋流涕其母直訟宰於官竟坐大辟論者猶惜
其不準女寃時觀風者業已表宅碣墓廩其母
以待幼子之壯顧事多文具尙未當人心茲遇
邑侯彭公深嘉女烈詳疏兩臺部使連公閱其
疏喟然嘆曰有如此節謾不請祠揚烈觀風者
之過也立奏請於朝令有司祠祀以風勸四方
檄下彭公大悅卽建祠肖像於城隍廟右之隙
地不獨明烈女節行無媿於鬼神抑且動觀者
欽仰之無斃也其有關風化豈淺鮮哉祠成諸
里人率皆翕然稱快彭公以余知烈女最詳故
托蕭博士爲介紹問碑於余余曰昔司馬子長
傳伯夷謂閭巷砥行立名之人非附士青雲不
能聲施後世今張烈女節信奇籍令不遇連彭
二公青雲名卿力崇風節則孤貧之女久將湮

滅無聞與秋草何以異顧今祠事旣成令烈女
俎豆千秋垂名不朽謂青雲之力非耶豈不幸
哉豈不幸哉余山林野老夙慕女之風烈又重
違侯命遂爲之碑云

涇陽縣鄉貢進士題名記

許彬

科目之設冀得真材實用也楊龜山所謂豪傑
之士由之而進者其以此歟國家成平九十餘
年文運亨嘉四海之內颯颯乎絃誦之聲仁義
禮樂之化揚於遐邇故士之育於學校者莫不
爭自奮勵務以學行文章取科第登庸於時雖
唐虞之雍雍穆穆成周之濟濟藹藹不是過也
關陝之中自昔帝王爭雄擅長之所而豪傑之
士鍾山川之秀由科目進身效用於時者不可
枚舉涇陽去長安七十里又鍾秀之最勝者也
故士之登科目魁多士亞解元列於上選者先
後相望出而致用有爲六鄉之長貳藩憲之正
佐與夫振風紀侍黃門司民牧者自洪武永樂

以迄於今代不乏人皆刻名於石而併錄其官是石一立諸士子觀之將必曰彼以學而擢高科吾何爲而獨不學哉彼以才而登顯秩吾何爲而獨不才哉莫不仰而慕之企而及之以求如前人者詎可以數計哉然是舉也所以寓政教於名實豈徒爲一時誇耀光榮而已耶蓋名者實之實也實之所在名自隨之况學校青衿所萃一跬步而過之一舉目而視之將必循其名而責其實焉果其人之有立也固將歆艷愛慕之無已其或碌碌無稱所行非所學豈止於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然則士之登名者固不敢自以爲榮况敢恃此而怠於修耶諸士子幸有以致歆艷愛慕之實而毋爲人所指而疵議焉則幾矣是爲記

重修三白渠碑記

清金漢鼎 義烏

天地有自然之利焉昧者罔覺同於虫氓有智者起而因導之而一方之利源首闢迨行之既

人不能無做有大力者屢以人事勝天工而開
關之故道不湮迨行之既久又不能無做所貴
守土者恪遵前人之令緝用食膏澤於維均斯
閱三千年如一日也秦不師古廢井田開阡陌
而溝澮之制大壞後之循吏遂因勢川澤引水
漑田如魏史起蜀李冰漢召信臣杜詩之流民
歌陸海炳映史冊尚矣關中故有涇水自平涼
界來千有餘里皆走高原東底中山嶸山萬嶺
環複兩崖劃斷河流湧出勢若建瓴落平壤而
東南趨秦時韓遣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
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
斥鹵硤确胥成神臯秀野資給都會益用富強
卒並諸侯徒疲秦一時之力竟造秦萬世之利
哉雖然利之所在害卽隨之當渠初鑿時河與
渠平勢無齟齬歲月衝擊河身日洿渠口日昂
迺起五縣繇後伐石截木入水置閘十月引水
以嗣來歲入秋始罷已復就役寒暑晝夜督責
不休民至有上訴愿弛其利以免劬累者嗟乎

夫韓本欲疲秦於一時不知後世疲更甚耶抑
踵事增華一勞永逸之道未之講耶於是漢兒
寬於鄭渠上流開六輔渠趙白公又於鄭渠上
流徙開渠口尾入櫟陽注渭名曰白渠宋大觀
中又於白渠北鑿石渠引涇水下與白渠會名
豐利渠元至大間王琚更於其上開石下入故
道名王御史新渠明時渠又艱澁巡撫襄毅項
公又於其北鑿新石渠以通白渠故道曰廣惠
渠當廣惠渠之成也就谷口上流分涇入渠合
渠水深八尺餘汪洋如河後涇水從上奔瀉石
堰遏之其怒逾甚土石承委不得不購新石渠
已迫山足又高四五尺矣涇不引爲之奈何嗣
後鑿石渠深入數丈得泉源焉澆湧而出四時
不竭如銀漢之落九天而星海之泛重淵也異
哉初本爲溯涇至此匪意竟另闢一涇了不假
夫涇天造與地設與人力與異哉但見涓涓涓
溜正循鄭白故道經絡諸邑之壤殆無異乎涇
焉者原夫此泉從萬山滲漉而出未經開鑿併

歸乎涇旣經開鑿單行夫渠卽謂之引涇水焉
可也由是流衍三十餘里至成村斗下醜渠爲
三日大白曰中白曰南白大白折而東注三原
中白折而南注高陵而南白則利惟涇獨此謂
三渠口也渠口分三限限各立斗門總爲斗一
百三十有五凡水之行也自上而下水之用也
自下而上漑下交上庸次遞浸歲有月月有日
日有時頃刻不容紊亂水論度度論準準論繳
尺寸不得臧增彼邑之水禁壅諸此邑彼斗之
水禁取諸此斗卽斗內之地禁畝寡之水佔畝
多之水遇霖潦則立退漕而注諸涇遇旱乾則
合三邑而潤厥澤余蓋討古論今溯原尋委徘徊
川上而見古人心利賴一方之明德遠矣顧
良法美意不得後起者恪守而整頓之則利之
滋弊也又劇邇來實繁豪橫肥已斂人往往鬪
諸原而譁諸庭甚有爭桑繫鄰厓三邦會勘者
豈相友相睦之道耶壬辰仲春高陵三原兩李
公與余爰有同心溢止水濱鳩僭而揆度之縮

泗陽縣志 卷之八
盈伸乏續理無罅凡斗堰廣狹放水刻期各邑
人夫多寡一如舊制行見決溜成雨荷鍾如雲
詭辭不形怡然各得百穀用登公私不詘池陽
谷口之謠復興今日所稱萬世之利者非耶咸
謀爲石言垂之永久會二侯俱以內擢去余猶
受事涇干雖於本邑鳩鴻墾蕪頗著成績約計
三百餘頃而於三邑規畫未之申飾於有分土
無分民之義謂何是留守者之責也遂紀其顛
末梗槩如此俾後來知所考鏡而遵守焉其禁
約條項則列諸碑陰

重葺魁星樓碑記

王際有 丹徒

樓建於南城之上日見太乙之佳氣與樓接也
近郊之山莫高於慈峩浸莫森於焦穫涇之人
士因地靈而蘊蘊隆隆若獨擅關西之秀異而
莫可方物也若隨珠卞璞燦爛於雉垣也若或
有使之輔之而空群辟易也攷諸分野池陽在
東井之次與鶉首爲親而南斗六星惟魁第四

星適當日躔光曜寥濶曆家推步之說以爲得
天三十六度然則七宿之首列東井在天爲南
方而在地爲關內其經國分野斗魁所指與薄
海有異寧僅曰象形繪采已哉余漑釜鼎城幾
及四載以不文之人處人文之地燕居深念流
汗浹衣丙午之役分校棘闈涇有三子乘時鵠
起或以風雅著美或以小戴馳名英采陸離孰
謂非神之賜矧前賢紀載邑乘者詞章事業俱
爲三輔所稱首南斗有魁固久與鼎城相附麗
矣攬慈峩之秀而映太乙之華肇造於斯昔人
信非無說豈可聽此樓之荒闕而不謀丹雘歟
且星曜憑臨聿觀此日人才之盛又豈可聽此
樓之荒闕而增新尙有待歟今秋郡國再歌鹿
鳴墉石苴香不敢緩視遂鳩乃工始於清和之
朔卽以月終告成余欲與諸同人月夜把袂登
眺南城占泮水之紫氣而遙指東井星苾度以
公輸玉尺約可萬丈當共期空群辟易以副余
今日之舉也

序

贈邑侯豐源蕭公述職序

明魏學會

邑人

乙酉夏杪蕭侯以進士來宰吾縣始至會慙爲
耗斲蕭侯乃步而謁款諸神祠甚至垂泣而道
有雲漢鞠疚意已乃解往燒湔稅政遍究謠俗
將種種盡爲民畫便事未幾從事文闡事訖還
復理前緒總之不三浹月而以述職行邑丞簿
趙君李君尉成君謂是行以計上將以課殿最
也而蕭侯則逆知其足博榮遇者屬余言以送
余惟上計誠足自表見然蕭侯此行特以備典
制耳若見未出穎似仍少須之也尼父云如有
用我期月而可夫尼父也而曷待於期月哉彼
甘澍滂沱不至彌日則不得優渥霑足決豬溉
畝不移時則浸漬亦有所不浹政亦猶是也故
聽鄭善政也誨殖之謠遲之三載攝魯聖治也
必旣久而後興袞衣章甫之頌蕭侯治行誠良

顧尙未期月受計者卽有藻鑑能遽賞識之乎
此昔人所以秩未滿歲者寧固辭上考也夫
蕙與蕭艾同貯則甫入器而容臭自殊驂駟
罷駕並駕登途之始將步驟迥別蕭侯卽不得
與積勞累績者共論然亦必有能識其鋒鏑者
矣何者容臭步驟難掩也夫治行非可一端盡
也以官爲威以法爲機事私利獵農民者無論
已有卑疵熾趨競周容之度用取尊譽便勢意
在煽聲艷者有任武健善趨辦焦神極智於簿
書期會之間使廷無滯案適事意在有表豎者
有展采錯事興衰扶微泄之而不傷整齊之使
得其平家安人輯意在垂勲庸者有覆護之煦
嫗之恩普澤敷而又勤思乎陶鑄習俗歸於美
盛意在邕德教者此數者皆世所謂良吏賢牧
也而指意各殊尙聲華者未也而表豎者近之
勲庸者又近之最高者莫如德教蕭侯諸注措
雖伊始而指意所向固鑿鑿乎將惠而諭之勲
庸且非所事又何言表豎與聲艷也故鄭魯歌

頽尙未興而來蘇解隊已有之境內藉藉相謂
得人直余一人云爾已蕭侯遼左人也余往
撫遼見其風氣淳龐人士類篤信貞直不佞巧
今見蕭侯更傑然於風氣之上者而又崇尙道
術講正學夫學誰不謂其宜講哉所病鈞采華
名者窾言說鈴反以爲學術蠹耳篤貞如蕭侯
固必酣豢而厭飫之者將於道深矣夫身心根
也操行政事皆所生也鄙彥云禾其種者不豆
其苗故樹莖李者發爲千葩萬萼有一非悅人
之華者耶蕭侯而根乃道也則其立政必以德
教可不占而孚也何侯其功施之究乎誠更須
之則逸足縱騁千里之能奏矣奇芳畢發克堂
之馥達矣彼其時受計者將以治行踔絕上請
褒寵而增秩不啻也豈直考中上也已哉

邑侯王公纂修縣志序

清韓

望 邑人

明府王公書年先生重修敝邑涇陽志成以寄
韓子京師韓子受讀終篇再拜而爲之序曰志

者史之一體而縣志則郡國之權輿也先儒有云史莫尙於志蓋將求諸制作之林非徒以文辭爲工焉聞之宋太平中作寰宇記考証頗詳惜其書不傳然人文之目當時固謙讓未遑也明李文達竭生平之力爲一統志而所載方輿多與舊史不合故論者謂讀通志不若讀郡志讀郡志不若讀縣志君子以爲知言涇陽志闕有間矣萬曆初年邑人魏恭襄作志同州馬文莊爲之序歷九十餘年迺復得公起而修之公江左鉅儒早振六廟而盛名坎壈久於吏事比來吾邑雖他人目爲繁劇公內無賓史鳴琴坐理取辦俄頃嘗恢恢其有餘地而賢士大夫日相往來飲酒賦詩遠近傳頌紵衣縞帶有春秋鄉尹之遺風居嘗慨然曰夫子說夏禮而傷杞不足徵學殷禮則曰有宋存焉未幾杞降而稱子而宋猶得以上公周旋會盟之列歷二百四十年不改然則邑之有志文獻之存亾繫之不綦重哉於是召集群賢講求故實公草創之與

諸公討論之而公復潤色之以庀其成取魏志九目簡而爲八讀地理峩山涇水之間去豐鎬百里而近先王王畿之故墟也吹笳擊籥進之南雅則文武成康之流風在焉駟騶小戎未可以秦槩周矣讀建置有廢興之感焉其事卽不自縣縣不敢不備書也讀貢賦雍田上上其賦中下球琳之產在境外織皮之貢在邦域之外而今或問諸涇陽其憂未有艾也讀水利河渠有書溝洫有志按圖而考之秦漢之故可復讀官師官之名知縣而或起筮仕或自丞判以遷其實縣令耳非如宋制之帶京銜知縣事得專奏請與令判然爲二焉師之名尊而秩則卑非如明初有藩牧之擢外翰之譽也丞簿以下無論已讀選舉古之取士有科有目今之取士有科無目鄉里卽未能驟復孝秀似不妨並行也讀人物當求無媿於地讀藝文當求無媿於古則西京可作也此固作者之意而因名課實亦涇人士之所樂道踵美增華馬魏兩前輩且有

待而益彰雖然魏之志出於二百餘年重熙累
洽之時又乘其里居暇日爲之公志乃自簿書
期會間親探典籍不日成之簡而核直而不肆
視魏志善有加焉卽予之學與名位皆遠魏文
莊庶幾附公以傳不朽公在涇多異政行將
璽書特擢入居要津更以涇民疾苦之事旦夕
入告志又其
權輿也夫

邑侯王公纂修縣志序

張重齡

邑人

自扶風班氏易司馬遷八書爲十志其後郡邑
亦皆有志而史官黼黻治平每多採擇焉邑乘
之重與史等也涇陽爲周秦重地漢唐建都在
其畿內列於赤望文物聲名必有志以紀之但
今之去古遠矣披圖而闕丁壯之實籍則生齒
盈闕大相懸殊也驅車而弔幽人之芳躅則徑
翳苔斑漢仲子真追呼難出也入祠而拜鄭國
之衣冠則石瀨龍湫非復當年之故道而漑田

四萬空貽奕世之虛名也晉謁二陵僅存禾黍
痛澆李郭邈矣元功與夫車箱春鳥之音穫澤
秋風之浪無不時移物變乃執前人遺編斷簡
漫無增修欲以膠柱而鼓瑟也奚可哉涇邑舊
有雲陽志年久無稽明興百餘年谷口李侍御
作志又五十年魏恭襄作志迄今又將百年鮮
克繼起文獻遺佚書年王父母先生來尹是邦
政平訟理百廢俱興暇日討邑乘而披讀之因
恭襄之舊復不甚拘恭襄成例可併者併可詳
者詳列爲八目而八目中又各爲總論其於政
治得失風俗淳漓之故三致意焉觀者不出几
案間一邑之形勢阨塞閭井好尚人材臧否洞
然不啻觀火異日司徒得以稽戶口太史得以
陳風謠其於

聖朝豈曰小補信涇志之重與史等也然不能無異
者前此修志皆地著之人而先生則流宦茲土
傳聞異辭得無虞其失實乎曰不然地著之人
容有偏溺先生江左名流爲邑典型非有所狎

昵懟怨於人妍媸銖兩靡不稱情而出昔人云
念是非然後能公是非念好惡然後能公好惡
正先生之謂矣且聞先生爲是書也設旣於門
令田夫村媪凡有奇節湮鬱不傳者皆得聽人
投納以備採擇復旁稽輿論探索真僞故其言
無虛僻哀然爲一邑信史况先生治涇六載防
固疆圉爲申保甲之令勸興農務爲濬龍山之
泉惟正有供何以昔簡而今費輔軒載道何以
昔逸而今勞以及民風之若何砥節人才之若
何噓培文教之若何釐正凡志之所載者先生
一一見諸施行又豈若操觚家止矜文詞博雅
云爾哉書成走使屬余爲序余涇人弁鄙寡聞
不能如李侍御魏恭襄有所著述先生乃不憚
賢勞獨開盛舉予樂觀其成且將藉先生以有
辭於邑
人矣

募修海角寺序

劉 灝 邑人

嘗閱邑乘。邑之以里計者。凡四十有四。而里各一寺。海角者。則北峪里寺也。里之老人。每言吾里當前朝極盛時。其屋廬之繁。第宅之華。園林亭榭之美麗。獨甲於一邑。而此寺之得以其餘財。以崇其殿宇。而侈其佛事者。亦甲於他寺。迄於今。則屋廬第宅園林亭榭之舊。都不可復識。而此寺獨存。余嘗摩挲其碑碣。考其興壞之歲月。而追念前人流連松檜。有俯仰無窮之感焉。然而殿圯垣頽。幾聞龍象之泣。則又未嘗不慮數十年後。並此寺亦將復泯滅也。僧悉見者。有所修葺。而乞余言以募之。余惟今之人。固矣。先人之業。興復無力。而何有於寺。雖然。吾力之不能者。吾無如之何。倘以衆擎易舉之事。而可以少復昔日之舊於萬一。且使我先人所嘗聚會憩息於此焉者。而因而新之。使不至廢墜。以示我後人。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矣。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儼然古刹乎。若夫因果之說。儒者弗道。余固不敢以惑人也。

傳

王有道先生傳

明陳繼儒

松江

公名之垣字伯鎮學者稱爲東菴先生其先臨
潼人勝國有玘者避亂涇陽傳至義薄仕山東
鹽運大使棄官歸行李不盈一肩義生景景生
企官汝州郡丞汝人尸祝之企生忠正德庚午
舉於鄉授溫縣教諭溫縣志陝西通志皆爲之
立傳卽先生父也先生生而通敏不好兒弄教
諭公肅括之甚嚴終日蹲立侍左右不敢少敬
五歲著膝間授千餘言能成誦課以春秋輒與
宗先生迭難擊節癸蒙先生爲避席教諭翁捐
館舍先生纔十歲袒而號負孝童之目十四推
擇爲弟子員李於鱗以學使者行縣奇拔之曹
耦中比秋戀戀子舍牽裾不欲行母笑曰汝猶
作索乳兒耶不得已灑淚辭母甚或試未竣還
歸屢上屢蹶四壁蕭然薪粲不給蒼頭拾馬通

供爨久且厭薄之。邈去先生教授里中兒，得糈養母，豐甘中程。忽一日窘索，無從辦。母炊有狸奴，御布裹至，得餅金，訊之比隣，金無遺。亾者人以爲孝感所致。母性卞易爲恚，先生欠身下之。率家人輩拍木爲戲，母爲之解頤。已卧病，先生膚袒相屬，跣步不敢離母。訶之出，則潛遜戶外。聲氣俱屏，俟熟睡方去。病劇嘗惡，驗甘苦露禱中庭，請減年以益母算。旣歿，則毀瘠墨面骨見，衣表會塋者見而憐之。塋畢，盧於墓左，偃息攀號，棗樹悴而復榮。遠近來觀者，肩摩於道。三年廬如故。有李內菴公，夜夢神語曰：汝餼當與孝子。李公恐劣考，憂且怖已，而獲雋。先生廩於官學，使西坡劉公廉先生孝狀，將改葉春芳貢。以貢先生，先生堅謝不肯受。迄萬曆元年，始循次貢於鄉。時先生之弟子曰進菴胡公，方列銓曹，贈郵符資斧，招先生入都門，畀之善地。先生大書門屏曰：昔年在費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胡噤不能吐一言。先生自此亦息意名場矣。帶

索衡門、研玩圖史、客有過從者、折芟憐枯蒲、薦
瓢飲甚、則瓶粟垂罄、竟日忘饑、歌咏自若也、孫
豫立登賢書、賀客填戶、先生笑曰、花早則先萎、
水驟則易涸、駒齒進而步工、鵬翻老而骨健、吾
方以孺子策名爲懼、乃復喜耶、先生天性弘厚、
和氣暎人、童時出見寡乞狀、歸而涕泗輟食、孫
娶婦將判羊、享客、先生泣坐其旁、脫之乃止、隣
女踰垣、肱篋見之、終不言、曰、言則此女終身不
字、所傷多矣、平生介立、矩步壇宇、高凝清議、堅
重士類、藉以金湯、有談人陰事、過失者、解護之、
不能解、則移語諱之、干旌過從、輒避匿、不出去、
亦無所報謝、蒙泉郭公愧軒、呂公稱理學名宿、
落落寡交、獨與先生言、莫逆、先生博學群書、尤
留心性宗、經術、文章、根柢理道、而最不喜規模
老莊、年八十、猶能燈下讀、夾註書、寫蠅頭字、與
之策事、剴決成敗、死生、往往多癸覆、不爽毫髮、
壹似沉幾先物者、而尤嚴於一介、取與之節、自
廩餼後、謝絕生徒、修脯、却毛生橐金爲壽、嘗誠

子孫曰堯舜事業自一介不取始士喪節官喪守多取故也。玄洲公沐浴斯言所至正已率屬冰玉皜然本之先生有紳訓矣是故陳子纂其遺事爲有道王先生傳

論曰漢世治春秋者曰董仲舒王吉仲舒爲主父公孫弘所嫉不得至通顯其後子孫皆以學至大官吉仕昭帝以其迂濶不甚寵異之而孫崇徵入爲御史大夫加司空封扶平侯王先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類仲舒世名清廉類吉而今玄洲公以大儒廉吏聞天下抑何其似兩家子孫也古者祭河必先海祭岳必先岱蓋原原本本在焉故余作傳一通以見玄洲公家學之所自出且告采風使者檄而祀之瞽宗爲關中學士大夫勸焉

趙孝廉傳

清韓詩邑人

趙伯韶名九成涇陽人年十六舉於鄉名震三輔間天資高邁氣度宏深未嘗使才凌物而孝

友藉甚。識者目以館閣之器焉。其尊人義印先生以戊午名孝廉。好古深思。具文武偉畧。里中從游者。往往成佳士。教伯韶兄弟。必忠必孝。文歸六經。每見伯韶讀一經。不旬日。輒周匝出之。若流水。其於管韓繁露諸子。少過目。無遺髮恨。亦可見絕塵之資矣。伯韶生高門。妻劉給諫公女。性好淡泊。樂與寒士遊。築樓魯橋之東。上貯萬卷。下飯衆友。吟哦歌咏之音。畢寒。達暑。一藝出。輿博典麗。雖老師宿儒。詳之不獲。句讀也。爲人眉采而目穎秀。對人訥訥。不喜逞和善之氣。人對之。亦不覺自消。余私謂其與天遊者乎。事父至孝。羣居侍立。終日。有不問不敢對。義印先生病。力奉湯藥。衣十日。不一解帶。及小愈。凡糜糜梁肉。手自烹飪。盤匱之。不當饑。不敢進也。不讓勞。不敢退也。鬼冠纓。其容簡連。父良已而身焦瘁。丁丑。數土春官。歸卧病。病久不復。歿年二十五矣。遺孤濬。方九歲。余時客明聖湖。聞訃。哭失聲。蓋余定交杵臼在已。已春。祇數年。而相

海陽縣志 卷之八 三
勗各以千秋業余卽落落就鄉校伯韶已哀然
作名孝廉惟兄視余推讓邑憐曾雅文慧辦之
君子所不克望推其志趣竭忠究孝殆名世之
見榮者也人能惜之不能知之抱此傷懷欲誓
疆而壽闇指爲之懸筆夢悲亦復十餘年往今
濬爲余女夫巳丑訪余石城之龍潭喜其有父
風焉因於其旋也聊記其生平厓畧以付之使
天下人子少失父而不得其父之生平者尙賴
有父之友以
正告之也

贊曰十六成名又十年而喪身讀書修德將無
驗庶幾顏閔之倫

墓表

故侍御李公墓表

明楊國柱 邑人

嗚呼此谷口李先生之墓耶先生諱錦別號風
霜道人生長弘治間世籍涇陽河下里家長街

鎮登丙戌科進士。官南臺侍御史。雅著風力。尋以清理滯獄。為豪右流言所中。免歸鄉里。日以才未護竟。遂流浪山水間。日以詩酒自娛。暇則修邑志。為古文。辭卽咏吟。歌曲無不芬溢。人口迄。今世遠人亾。而行囊新藁猶有存者。所惜先生子驛宰君。官卑不足立門戶。孫孝廉君文以法死。而家世遂衰。自余幼時。獲見先生遺第。轉就邱墟。及訪先生墓所。則鄉老尚指而道之。宿莽滿目。片石未豎。樵牧凌爨。將為平壤。嗚呼。生避行於驄馬。死偪處於狐兔。鐵面霜威散為輕煙。斷草此孟嘗君所為。欲獻而里中後生望之心。惻也。爰立瑱珉。僭述數言。以示將來。俾知景云。

箴

師箴

明薛瑄
河東

温故知新可為人師好為人師孟氏尤之記問
之學禮書所譏曰曷為善師為之資剛柔善惡
中焉同歸善人既多天下以治歷觀前言師豈
易為必戒其否必勉其宜聖賢經籍曰温日習
身心道理必究必推勿耽於佚勿懈於時勿酣
於飲勿汨於私勤敬師道朝斯夕斯德儀既修
教法可施以善誨人孰不從之人才斯出風化
斯移庶周孔言可希可幾則孟禮云無愧無疵
吾徒楊生鄉舉有輝相從幾載篤學不衰占名
乙榜之教涇涓歸拜家慶戒行有期愛之不已
箴以送之

銘

北極宮醮盆銘

金鄭時舉 邑人

金當銘兮柔而貞兮採摸鳧氏躩踞虎形不踴
不躍大器混成不日鐘乎徒希其聲不日鼎乎

姑旌其名。茲惟仰象。告於神明。動天之德也。醮祭惟馨。奚取夫罇俎之腥。

贊

劉弘基贊

唐呂温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總帝元戎。震唐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劍揮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權兵柄。薄伐邊隅。朔風不競。徂征島嶼。東海如鏡。義始忠卒。元勳之盛。

李靖贊

呂温

有隋之末。羣盜熾蕪。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於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飈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雪。

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莫不率從莫不
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
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駟仁義仁義曠蕩帝王
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巉

賦

老鶴賦 并序

清邢 祥 邑人

羽族中之逸品曰鶴奮翼直上有俯視一世
之槩曰雲鶴。遯栖林泉了無拘束而飲啄自
如曰野鶴。瀟灑離塵不與鷄鶩爭食曰僊鶴。
頽齡度骨耐風霜而吸沆瀣以結大年曰老
鶴。故林和靖之放鶴孫太初之招鶴清遠恬
淡其氣味頗同且鶴性耻依人志不攫物幼
具摩霄之姿長流鳴臯之韻非耳目之近玩
實島嶼之珍禽詎期枳棘窘步坎壈繞身值
摧毛於泥沙遂戢影於邱壑忽忽衰老翔集
無所寒餓自知其鼎則禿其毛則脫其聲則

嗶浦澈荒涼。霜天獨立。鶴竊自悲矣。所以鷺
斯喑喑。斥鷃啁啁。日鶴老矣。無能爲也。然貴
幼賤老。豈鶴之知已乎。抑思貌悴神王。勁翮
猶存。使畧一抖擻振羽。則流沙以東。扶桑以
西。瞬息可至。盧敖安期。將倒玉鳥以迎。量海
屋而增算。蔭大椿以長榮。彼燕雀輩。又安知
鶴之徜徉自得哉。余龍鍾困憊。壯懷激烈。故
撰老鶴賦。以識感慨云。

鳳稱國瑞。鶴曰胎儼。丹頂毓於紫府。雪羽胚自
青田。奇姿秀異。雅度翩躚。慕清都之芬縈。厭塵
世之迫煎。琴韻鏗鏘。隨廉吏以遠邁。梅標綽約。
伴處士以孤騫。寧爲岐嶷之鷓雛。肯作攫拏之
鷹鷂。皂翎飛崆峒。岫裏黃狐舞岳陽。樓前羽人
焚香以臨。蓋敬之至也。那君乘軒而好。何愚之
甚焉。及其方壯。延鷺鷺而爲程。締鷓鷓以爲侶。
志切遠搏。思縈輕舉。每睥睨乎鷄群。曾超軼乎
鷺序。慨居諸之不停。悲身世之多沮。逢彼怪鳥。
嚇以腐鼠。置薰蕕而禱糝。籠鷺鷺而同處。啞鼻

晶之苻藻。悲離離之禾黍。立華表而淒涼。翥綵山而容與。影飄飄以自憐。情脉脉其誰語。若乃老至筋力衰殘。羽毛脫落。悲浮生之幻化。歎人事之蕭索。迫茲夕景。誰縻好爵。馭風則俗譏其。庭羸舞月則人笑其。夔鑠間濯足於滄浪。聊克饑以葵藿。念塵壻之日紛。惟蓬閭之可托。左拍巨靈。右揖海若。澗步嬉乎芝岡。清咲出自巢閣。集羣真而遊戲。狎列僊而康樂。可使黃鶴與白鷗。青翟與赤雀。整羽以穿雲霞。先去而叫閭闔。諒狎天之雄志。猶能翱翔夫寥廓。

文塔賦

王際有

丹徒

歲在闍茂。行郊省農。經梵宮而容與。陟浮屠以舒棕。客曰登高遠望。曠覽秦封。矍哉斯塔。翠沃丹溶。洵涇滸之壯麗。堪雄詡乎西雍。其形勝可侈言之。余曰不然。事有禪於風教。雖匹夫之經營足齒。若徒誇夫耳目。卽帝王之創造可鄙。在昔魏后。佞佛鈴音十里。宋宗祈福。金碧炫美。崇

級雄傑。罄財奢侈。竭萬民之膏血。徼一時之華
靡。義無取於人文。究何當於地理。物隨世遷。於
今已矣。緬維唐祖。立極關中。慈恩雁塔。并幹飛
翀。干青雲而直上。攀白日於蒼穹。相西京之方
位。配天闕之銅龍。挹灞流之灑澣。對太乙之崑
嶺。策名進士。同升在公。諸生釋褐。而張宴。彩管
書名。而上通。裘馬意新。擬長楊於茲日。山川色
秀。落短翮於岐豐。蓋培毓乎京兆之英俊。迄後
溯肇造之鴻功。今此池陽。朔昂南俯。西阻東溥。
視彼方隅。言須厥補。爰有緇流。卓錫道周。募金
布刹。堯率是侔。其肯構焉。窮運甃之力。而公輸
畫籌。蠶閣空中。遠擷終南之氣。其升眺焉。滌大
河之水。而襟帶方舟。帝城雲裏。卧看咸陽之樓。
窺薛之高峙也。峻阻杖藜。隱虹龍飛。漢鼎雲壇。
嶙峋而聳出。涇源之貫注也。瀉傾天漢。溶乳僊
津。赤葉汀洲。蜿蜒而盎溢。卓乎三輔。發祥超軼。
用是載邑。乘映蓬瀛。絃誦聲聞於闔里。士女嫵
修於家室。其風素競。其地孔臧。夫豈皇圖之天

設抑亦人事之克襄。余乃簿書之暇。延子衿於一堂。執經課藝。濟濟踟躕。思皇佳士。玉潤珠光。午酉二秋。應召分房。英髦雀起。而連茹鹿鳴。雲合乎鷹揚。星躔焦穫之野。采榮冠佩之章。繼融而擅譽。振李郭之前芳。何啻藝芝瓊圃。庶幾取燧曦陽。蓋事理之徵兆。原有開而必昌。視此玲瓏千尺。文峯峭立。昭瑞應於宮墻。真與省會一塔。雁行頡頏。上媲美於皇唐。客曰。嘻。斯塔之鎮於斯邑。何鉅耶。微子言。誰其發吾覆。

涇濱賦

張紹曾 邑人

黃輿甫奠。爰有濁涇。南面畢郢之原。北枕峩仲之峯。沿峪達其西。清谷環其東。地稱三輔。而據其一。星應井鬼。而介乎中。嬴秦開山而截流。豐稔益助其強雄。是故前則鄭國。後則白公。渠方決而雨降。鍾甫荷而雲籠。觀眎寺之曉煙。聽寶峯之晚鐘。文川之秀色。常在。猶庵之僊跡。成空。

歷鳩鵲之舊觀。設賦殘雪。懷望葵之故址。徒嘆
鴻功。鉢孟之靈雲。靄靄瀛洲之春草。芄芄瓊洞
篩半天之晴雨。石窟吐數里之陰風。蔓草鎖趙
蕭之墓。燐火走唐漢之封。渡睢城而覩長乳。辨
秦嶽而識恠蟲。禦寇則汾陽之單騎。行雨則藥
師之青驄。或隱居谷口。或結配龍宮。訪金國智
慈溫韜之險寨。過池陽鼎州迎冬之要衝。登文
塔而望長安。見宮殿之玲瓏。此則涇濱之古蹟。
歷千載而倏同者也。值祝融之司令。每肆雷而
橫揚。睇勇流之削瘦。向河伯而相讓。下虎首於
蛟潭。鬪怒鱗以止亢。勞龍骨之輪井。泉欲涸。煩
木郎之呪。溪雲不上。當旱魃而不能救。禾黍之
顛危。何貴乎過吾邑而東向。迨夫秋霖連綿。行
潦畢漲。百川供其容納。波濤連乎千丈。走兩岸
之禾田。劇泛濫而無狀。洶洶乎如長江之限南
北。湧湧乎如黃河之吞舟航。恐蒼生之爲魚。將
不免於罹網。若乃朔風悲鳴。稷雪亂霰。詫濁河
之生輝。結寒冰以爲面。初焉似輕鱗。薄毳之遐

升。繼焉如犀。鎧層壘之疊見。不與梁而車行。不徒杠而駟踐。皆履險而蹈危。疇惕中而兢戰。至於靈雨既霽。凝水悉泮。地列綠茵。山開翠幔。乘槎花之膩流。縱錦浪以拍岸。潛魚適性而浮遊。野鳥怡情而輕喚。時登舟以渡津。歌光華之復旦。此則涇流之四時。因節序而更變者也。當其河海清晏。四維俱張。吏畏簡書。紫若冰霜。賦惟正供。法慎桁楊。里有訓俗之社學。野有備饑之義倉。賓興多芸窻之名士。鄉飲無市井之豪強。農夫禾滿於車篝。詞人名溢於縹囊。楊柳不嘆於雨雪。明月何怨乎流黃。或樂業畝畝。或垂紳廟廊。尊衣冠之峩峩。鳴珮玉之鏘鏘。翼經傳則名流環海。任干城則功銘旂常。俗戒惰淫。風歸淳良。既洗腆以怡老。亦匍匐而救喪。因報賽而列歌舞。為索饗而殺羔羊。守高會之彛矩。知好樂而無荒。此則涇濱之隆盛。每心思而欲狂者也。及夫天崩地裂。日沉星滅。酸雨淒淒。愁風浙浙。冠履變度。車輪改轍。或完首陽之義。或全彭

澤之節。草木爲之悽愴。泉石爲之嗚咽。嗟涇民
之無辜。遭鄰寇之兵劫。桑田爲白骨之沙塲。山
藪爲綠林之巢穴。蜂房飛燎原之灰。人命繡利
刃之血。執婦子而莫贖。俾生離而死別。人結愁
氣之雲。鬼哭夜半之月。若非設隄防於中達。胡
由致萑苻之斷絕。無生祠以報德。實吾黨之有
缺。此則涇濱之凋殘。堪目擊而慨切者也。涇之
西南。咸陽古渡。波通易水之津。衝達劍閣之路。
疲驛遞之奔馳。賴隣封以西顧。每告輜騎。輒以
百數。兵遙遙以雲屯。車鞞鞞而雨聚。慮前轍之
未歸。驚後車之復作。適樂土而無從。含怨尤而
莫訴。彼膜外者何人。吾憂心而如蠹。俄而風蹄
生煙。雲輪冬狩。非征討而懸旌旗。不攻戰而帶
甲冑。白日慘淡而無光。青山憔悴而消瘦。渭北
成羽獵之園。雲陽爲上林之囿。胡雉兔其脫弦。
慨羊豕之絕脰。城市則群噪乎公堂。村落則徑
入乎中層。分糊口之稻糧。克馭馭之餘糗。且也
糺察停蘭臺之輅。牧尹聯鑣而結駟。重茵疊帳

之必設。嘉餽旨饒之必致。杯盤列山海之珍。歌
席舞梨園之媚。非資用於鬼神。之輪轉。曷有乎
物力之咸備。此文古道之。不復而宰。淫瀆者之
所掣肘。而况庠者也。嗚呼。乾坤不改。代謝日新。
溯河源於星海。問濊澤於波臣。皇華之軒輶。既
杳。閭閻之疾苦。誰陳。吾為撮其旨於芻蕘之言。
以待採風問俗之咨詢。

峩峨雲賦

夔哉。峩嶷。崔巍。嶙峋。根盤地軸。峯指天津。勢飭
子午。氣祖崑崙。厥臺鉢盂。與雲應從。鬱鬱蒼蒼。
隱隱隆隆。胎石母水。子雨孫風。初彷彿丹竈之
氤氳。繼依稀寶鼎之疊重。紆迴兮翔鸞舞鳳。雄
變兮躍虎騰龍。愕然神漢。湧山椒。瞥爾煙樓。走
長空。渾天地而無痕。鼓雷電以成功。普渥惠於
四野。遍甘露於三農。遂曰。卿喬披今天之衣。紀
厥官兮。壯帝畿。欲從龍兮。翼龍飛。翼龍飛兮。得

所歸。

嗟峨山賦 并序

張霞 三原

嗟峨山者。涇陽縣之鎮山也。帶三原。迤邐東。北折亂於頻陽諸原。而盡。雖卑於蓮花。薄於崆峒。而蒸雲出雨。靈爽斯存。疊嶂層巒。結構具體。故嘗覽而賦焉。

爾其兩儀既奠。清濁斯分。流行為波瀾。厚峙為邱樊。洪纖雖體之異。巨細皆名之存。故峩峩得以其號。乃冠北原。而獨尊。其峩峩嶺。嶽寄巖。窺固金氣之所鍾也。獨為奇矯。其崇峻幽險。包孕蔽虧。固北郡之所屏也。獨為深窈。緣微徑於秋毫。一登臨於山杪。則覩夫巨木衆材。蒼鬱成林。松栝不知其年歲。檀槐不計其文尋。彌亘岡嶺。衣破坂岑。或漏雲而映日。倏此陽而彼陰。巨潭中匯。怪物依阻。行旅憩乎山椒。聽覽駭乎水府。淳泓汪洋。淵深澹泞。近之則神寒。窺之則毛

豎萬木環疊平旌旆激風時聞其號怒其或春
秋合節風日恬熙幽人出於澗戶道士款於岩
扉石花開而迎屐松雲流而濕衣獼子躑躅而
嘯文禽宛轉而啼論丹詮之奧秘窺造化於希
夷俄而羲馭急嚴霜飄山髮瘦石骨高斧斤以
時而入獵馬臨風而驕弓矢集於林麓豈單徧
於原臯謹聲動地野火群燒熊兕虎豹無所遁
逃至於豐狐支狸鹿走狼顧之類曾不足以辱
行庖然此嵯峩之所富有而非嵯峩之靈也亦
惟群巒揖遜中峯挺特雲膚寸而綿延雨崇朝
而霖霖惠我農以有秋俾陰陽兮無忒斯有司
禱祀之虔爲萬古神靈之宅

詩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唐司空文明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
問年孤燈寒照雨疎竹晴浮煙更有明朝別離

杯惜
其傳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池

許渾

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尙維舟。煙開翠扇
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僊
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闌干盡
日愁。

仲山

唐彥謙

千載遺踪寄薜蘿。浦公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
閑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

貽池陽谷口元贊善

李端

入谷逢君來。秋泉已難涉。林間人獨坐。月下山
相接。重露濕蒼苔。明燈照黃葉。故交一不見。素
髮何稠疊。

春日遊文川

無名氏

招尋樂事出城西。故里春來路欲迷。迎馬山遥
螺髻淡。隘川風軟。鴈行低。人從碧草蹊中過。鶯
在綠楊深處啼。極目爽花渾不斷。恍疑身在武
陵溪。

移任雲陽 六首

宋袁灼

移任雲陽縣。蕭蕭數百家。有園皆水竹。無地不
桑麻。玉樹千秋葉。金甌三月花。訟庭公事少。聽
放日高衙。
移任雲陽縣。民生舊衍豐。筠芽穿
徑紫。樓實爛枝紅。吏隱幾南郭。意開傲北風。甘
泉嘗獻賦。誰復繼揚雄。
移任雲陽縣。疎慵取
次眠。暑消青菟簞。寒辟紫茸氈。宮按王袁記。棊
因鄭國穿。公餘饒燕樂。詩酒度流年。
移任雲
陽縣。行行上古城。陵無鈞弋貌。巖有子真名。柳
綠思彭澤。瓜青憶邵平。梨園舊時曲。依約兩三
聲。
移任雲陽縣。羈縻類楚囚。關山遊旅夢。煙

草惹鄉愁。未駕相如馬。猶歌寧戚牛。行藏真自得。時獨倚南樓。移任雲陽縣。窓前列遠山。齋深宜養浩。堂靜可消閒。槐陌黃金鎖。涇泉碧玉環。功名知未晚。覽鏡尙朱顏。

孟店道中口占

王康朝 河南

蕎麥花繁吹蜜香。風低禾黍見牛羊。村村酒熟傳簫鼓。帝力何知自樂康。

清涼寺

元劉漢臣

雞犬人家古鼎州。林間蕭寺鎮清幽。嵯峨北望尋常見。冶水南來取次流。翠柏長楊空自老。寒雲落日幾經秋。山僧莫話當時事。目擊邱陵滿地愁。

清涼寺

程希賢 邑人

勝刹無人荆棘多。傷心今日重經過。佛床不墜金花片。經閣空留野鳥窩。老樹幾霑新雨露。浮

圖猶壯舊山河。惟餘清冶溪中水。依舊東流縹
綠波。

峩山翠屏

周觀

奇峯矗矗到窻前。障盡埃塵此地偏。日對翠屏
看不足。平生不費買山錢。

文川秀色

文川佳景動詩吟。柳色花光一徑陰。山水四圍
青障濶。桑麻千頃綠雲深。

雲陽八景

截巖靈雲

明喬奉先

雲起高臺鎖碧峯。林間縹緲隔疎鐘。三春占雨
多靈貺。五夜隨風少定蹤。聚散無心聊出岫。捲
舒有態竟從龍。爲霖飽慰斯民望。飛入巫山十
二重。

仲山晴嵐

矗矗峯巒插碧空。浮雲流水各西東。嵐光晴滴
山頭雨。樹色涼生洞口風。一抹淡煙青嶂外。半
林殘照翠微中。揮毫幾欲留新句。祇恐山靈謫
未工。

臨江飛練

澄江雨霽晚涼生。江上青山鳥外明。素練一條
銀錯落。蒼崖百尺玉崢嶸。浪翻晴雪經年墮。聲
捲春雷鎮日鳴。幾度登臨吟玩久。恍疑身在小
蓬瀛。

谷口晚煙

一派寒泉潑釣磯。落紅隨水暮煙霏。臨流漠漠
孤帆暝。隔岸濛濛遠樹微。輕鎖斷橋迷晚渡。淡
籠芳草映斜暉。採蓮聲歇人初散。雨雨三三促
棹歸。

文川秀色

活水源頭漾碧流。此中佳致勝瀛洲。天香嫩柳
一川景。紅葉黃花兩岸秋。鷗鷺忘機時上下。魚
龍吹浪任沉浮。吟邊賸有無窮趣。爲問丹青寫
得不。

睢城古渡

睢城南下接通津。來自百泉去入秦。馬立沙隄
人競渡。魚翻柁浪水生春。煙波逝處年華老。雨
露來時柳色新。一自傳巖應聘後。不知誰是濟
川人。

龍陂叢綠

蕩漾龍泉湛碧空。年來生意滿芳叢。源頭冷浸
三更月。水面涼生九夏風。煙抹苔痕濃淡裏。雨
昏草色有無中。臨流更喜多佳趣。數點輕鷗一
釣翁。

瀛洲春草

當年勝槩足徜徉。此日登臨倍感傷。繞砌幽芳書帶細。侵階春色虎鬚長。青迷斷礎和煙曉。綠映殘碑帶雨香。一代豪華今已矣。空餘遺址對斜陽。

登縣城西樓閒眺

李錦邑人

層樓高聳碧晴空。獨凭危欄四望通。濃淡有山分遠近。高低無畝不南東。名垂爾雅周焦穫。地裂黃圖漢瓠中。塞外只今烽火靜。綠苔長滿望葵宮。

南歸寄李侍御錦

羅倫

浮雲聲勢枕邊拋。聞道山中已結茅。階下草生炎帝藥。牀頭書是伏羲爻。萬間風雨蒼生夢。十畝烟霞白首交。寄語夔龍莫相笑。此心元不慕山巢。

猶樹庵詩

邢大信 邑人

咸平建年有張公無名爲號天游字此身不肯
尋常休松石賸有蓬萊意超忽感得黃面來手
持鑪錯諸般試片言落日自成珠和風吹送芝
房秘橘奴亦何用荆婦却可棄往尋赤松師不
唾青城地青城冷玉誠可喜翩翩飛鳥歸故里
或浮或沉馬明生一狂一癡鳴葵子蹉踏槐陰
腳底雲穩作長梯半天倚爲怪一貓偷能隨猶
庵之名從此起傍人望望眼欲追但見微曠半
空碧走兔飛鳥一何駛童牛角馬做不得興漢
還須圮上老扶唐却藉山中客况留雲藻驚人
語前是淮南今渭北君不見集靈臺甘泉宮連
罹兵火姿容淡春光駘蕩鳥嘯風五陵佳氣鬱
相望千歲青槐成老翁瀛壺只在拄杖前俗人
依舊眼朦朧

登文塔

劉三才 邑人

縹緲風煙萬里開
招提乘輿漫登臺
終南紫氣來三輔
極北淨雲淨九垓
雁外晴絲飛浩蕩
尊前塔影落崔嵬
瀛洲遺址仍相望
共看文芒射斗台

題寶峯寺壁

魏學會 邑人

一入塵寰二十年
歸來梵宇自蕭然
依稀身世仍疇昔
誰道黃梁是夢緣

谷口晚煙

趙虞佐 邑人

雲來谷口鋪如綺
煙裊青林絢若霞
隔壠一聲牛背笛
行人錯認子真家

文川秀色

山峯點黛映晴川
瀾瀾羣浮戲碧蓮
萬樹莢花紅帶雨
一村桑柘綠生煙

臨江飛練

澄江如練渺蒼煙鳥道青山一瀑懸萬丈直疑
銀漢瀉乘槎應自有張騫

睢城古渡

百泉分派漾平津古渡橫舟柳色新獨立斜陽
頻注望中流擊楫是何人

秋日同韓景圭遊文塔

楊國柱 邑人

雨後秋光潔携朋到上方世情無點染吾道自
清涼非爲談經樂多因寄傲狂涇流還咫尺欲
共泛滄浪

望瀛洲

何承祚 邑人

颯颯西風動遠旌高天欲盡鳥飛驚荒臺彷彿
蓬萊勝曲岸紛披雲物橫日落漢陵殘照迥樵
歌秦樹暮煙生遺碑斷碣餘寒草誰識唐家學
士名

夏日同石九鼎遊文塔寺浮圖時緣公齋大藏

至

王

濤

邑人

徙倚層霄敞危欄俯野堦河流潑樹斷峯勢挿天青人嗣黃梅法龕藏白馬經遠公客結社長

此叩

禪局

已巳紀事詩題辭

已巳之變。僵尸橫野。豺狼爭人骨。而晝啼。書生胆搖。搖欲墮也。乃其礪劍從軍。死不旋踵。怒氣薄豐隆。英覓繞列缺。則有李亨。秦光祖焉。玉顏可碎。香覓不朽。春花含其怨態。秋雨咽其悲聲。則有羅氏。姚氏。馬氏。楊氏。潘氏焉。投筆請纓。破家享土。草縫化為棗鞬。筆墨移於烽壘。則有陳繼泰焉。至若旁邑切纓冠之救。則大將軍。虎子阿龍也。黃石之畧家傳。猿臂之射習慣。金刀落

而神泣。京觀築而骨枯。又何雄武足重哉。畧爲紀錄。系以古體。各取表實。無分殿最。然予更有異者。潘烈婦娥娥女郎耳。拔刀破面。投崖自墮。亦旣難矣。乃予方握管而聲響錚錚。落案頭。則誰爲爲之。後有觀者。可以興矣。

李亨自請從軍戰沒

虜死留其馨。玉碎不改堅。平生烈士心。可以照青天。卓彼李家兒。生性直如絃。十六力舉鼎。十七韜畧全。壯齡重義氣。慷慨慕前賢。一朝盜賊至。閭里共悲咽。賊曹少仁恕。性命從當捐。所惜幼子女。無罪罹屯遭。繫掠盈什伯。痛哭摧心肝。從此去鄉井。生死無回旋。李郎前致辭。父老慎勉旃。閭里蒙耻辱。壯士爲頽顏。我行應軍帖。會當殲遊覓。挺身詣縣衙。長跼白長官。忸怩立須斃。誰謂驅除難。願從伍符籍。效死明公前。令宰得聞之。擊案大喜歡。燕雀爭投林。尚有蒼鷹搏。

懦夫匿牀榻。壯士按龍泉。君行矢同讐。千古令
名宣。立當赴戎行。勿復更遲延。妻孥聞此信。奔
走涕泗漣。賊燄烈如火。抱蔓徒自焚。君本良家
子。去就得所便。如何千金軀。棄擲委荒煙。連宵
夢恍惚。夢君血衣氈。菱鏡忽破碎。無復明月圓。
此兆信非吉。君心莫太偏。瞑目叱妻孥。爾見何
太愚。爾語何大孱。士死期褻革。不死牀牖間。取
虎必入穴。取珠必長淵。俠士爭千秋。一死諒非
艱。行矣各自愛。無爲重悲酸。東市買寶刀。西市
買馬鞭。尤尺胡青驄。錦障鐵連錢。蹠蹠向賊營。
將士皆驚謹。陰風鳴箭鏑。霜月耀刀環。狀氣薄
青雲。叱咤摧卬山。賊騎四面合。注射矢如攢。身
死爲鬼雄。果應褫革還。隣里驚相報。各各涕潺
湲。妻孥迎喪車。淚滴成深淵。被血主穴危。鏡裂
兆分鸞。却憶夢中事。豈期今果然。令宰爲表門。
閭里助開阡。纍纍城西陲。孤墳殺氣纏。豐碑臨
古道。綠字土花斑。榮名共寶。顏回壽非慳。偷生
世所指。何必期彭篋。嗟哉李家兒。俠節永流傳。

秦光祖力戰身殞

苦霧暗天風拔屋。驚沙射面毒如鏃。頸中駁血
濕金刀。縷縷虹光飛香馥。丈夫一死等浮雲。英
魂不向秋風哭。

羅氏匿崖洞被焚

祝融吐燄崑岡裂。瓊琚碎盡餘殘玦。一朝紅粉
逐炎飈。羅衣飛作燼中雪。留得春來洞口香。開
花歲歲渾如血。

姚氏投崖盡節

結髮從所天。妾心堅如石。石碎不可完。一死詎
堪惜。委身投巉巖。虎狼護貞魄。巖際草茸茸。猶
作傷心碧。

馬氏楊氏赴井不受賊污

野煙如霧松楸冷。狐女夜拜琉璃井。羅衣消盡
土花寒。泉底空留明月影。

潘氏毀面墮崖

霜鋒自引腸如鐵。繡領香殘鸞鏡折。芳魂一片
冷秋雲。白楊猶帶哭聲咽。蕭蕭落日隴煙寒。西
風消盡
當年血。

作潘烈婦詩案間忽作金鐵聲再賦志異

芙蓉鏡破鴛衾裂。血霧漫天霜自結。秋墳鬼火
碧磷磷。悲風入夜鳴金鐵。妾死完名妾自知。羸
得妾心
皎如雪。

陳繼泰糾義却賦

白面生何爲者。耀青驄。戰中野。金鏃如雨塞空下。雲黯黯。風蕭蕭。鼓無聲。賊夜逃。

附陳繼泰寶刀歌

倭奴刀子三尺雪。斑斕上帶杏花血。等閒倚壁驚蜺虹。魑魅向秋哭秋月。醉後指天天破裂。女媧無功八柱折。天帝鞭龍西北飛。銀漢茫茫陷車轍。車轍不前天怒走。碎礪鼓震豐隆吼。豐隆一割。渤海倒翻泰岱朽。

薛見龍薛覲龍大將軍薛鎮山子也以旁邑赴

急

薛家兩兒真男子。玉龍一揮鯨鯢死。君不見雲陽城外血鬪醜。陰天哽咽聲啾啾。

薛見龍昆季旁邑赴急

王

鎰

邑人

涇干南望賦招魂。往事低徊羨將門。忠孝猶來傳虎父。英雄自是數王孫。錚錚孤憤連雲黑。皎皎忠肝隱晝昏。爲問共工觸裂後。誰人留得錦乾坤。

秦光祖殺賊殞身

小小將軍鐵作肝。殺身難殺寸心丹。可憐委贄金門客。楚楚承恩帶笑看。

夏日登崔峩山

清馬御蓋 邑人

祝融鞭火牛。熏暑歛沸羹。感茲炎蒸威。聊爲登山行。山路一何崎。撐藤恣吾逐。鳥道摩危磴。羊腸俯深谷。谷口苔蘚翳。谷頂烟雲封。披雲凌其上。秀出五芙蓉。芙蓉青挿天。屢屢逼鷺蓋。梵唄落碧空。如聞笙竽籟。叠巘不可窮。遍陟西復東。左眺低洪波。右睨跨九嶷。履齒穿欲缺。周覽興未歇。夕陽渡歸途。晚鐘送初月。月色淨於霜。鼓鐘聲琅琅。辭山漸已遠。佳會弗能念。

清涼寺

河干湧寶刹遊眺正嚴冬落葉浮幽徑寒雲護
短壩僧癯半似鶴栢老全疑龍無限低徊意灘
聲咽
晚鐘

王葵心盡節詩

馬侍蓋 邑人

一卧東山閱歲深採薇忽斷痛人琴慚予久滯
南州淚弔古能忘楚些吟三尺止餘籌國劍千
秋無恙歲寒心玉埋應傍要離塚歲月忠魂照
碧岑

弔王葵心先生七日不食死

王弘撰 華陰

汗漫烽煙志未伸孤懷長嘯對高旻到來白晝
悲原野何處秋風哭隱淪楚澤不勝憂國劇西
山無事採薇頻盈廷肉食者誰子此日乾坤有
餓臣

王東庵廬墓枯棗復榮

李楷朝邑

猗嗟纂纂實赤心解通靈昔應東海濱如瓜來
僊庭再見黃鶴樓楚雲照孤亭三見岳池論千
里夜冥冥何如涇人墓枯者葉復青棗枯不再
活雨露空爲零况在馬鬣側宿鳥易來停孝子
廬其右攀條淚血冷朝夕旣以多生冀繼落莫
槁木能滋發如鶴復化丁遠邇觀且駭此理不
常經但有榮者枯重榮獨我涇嗟嗟孝子心嬰
感詎遑寧前哲栖於野以身衛雷霆孝德固至
誠種孕瑞寧馨益信
果之五一應天星

華池古渡

邢祥邑人

森森涇流利涉難停篙徒倚使君灘芙蓉雨浥
池塘古鶴鶴晴眠浦淑寒三輔樓船猶競逐五
陵裘馬已闌珊我來河上頻回首可有幽人把
釣竿

遊文塔

王廷佐

邑人

久裂不周柱誰復東南造削頂刺碧空迷離雲
作帽呼吸風雨聲環曲毒龍道長安十里城縮
來只一闕下視蒼
蒼色可畏亦可悼

清涼寺

張

恂

邑人

古寺惟空翠叢篁只自青客寒窺破竈僧老戀
殘經水色穿牕逝山光入戶停朔風吹寂歷僊
梵與誰聽

雪後看嵯峩山

陰晴纔隔夕粉黛不同岑自覺嵐光暮偏宜樹
影深日沉浮野馬風暖度春禽玉照千峯出相
看愜
素襟

興學并序

聞侯湛青謂余曰在昔宋之胡瑗先生教授
湖州分經義治事兩齋造士倡明體適用之
學可見儒者所重不止帖括吾興學意亦如
是子其爲我賦之於是作興學之詩

聖代儒非少先王道未明操觚希早貴累牘志
浮榮遂失通經意難言致主誠春華空絢爛麗
藻漫縱橫邑有絃歌重人知世味輕布何思補
衮梅本欲調美虎變微風動龍吟衆籟清琳瑯
需玉質雅頌必金聲望爾追前哲將身副令名
惟期秦士子不讓魯諸生竹帛時垂訓旂常日
待賡仲山光燦燦涇水滙盈盈俶儻千秋煥崔
巍八柱擎功勳傳宇宙姓字播寰瀛莫以雕蟲
技甘爲野鷺爭立心尊孔孟講學紹朱程筆要
干星象杓宜列斗衡分陰真可惜寸步總休傾
教養依師表成全賴品評佇看賢者起黼黻泰
階平

蘇雨若明府卜居涇干賦贈

李念慈 邑人

石櫓搖歸日梅花拂檻初樽前傾雪酒几上入
水魚涇水新移竹眉山未著書知君能努力遲
我共蓬廬

擬南苑大閱十二韻

二月春風滿建章旌旗獵獵出長楊君王廣運
兼神武上將深謀祇肅將弧矢威行臨薄海梯
航使在震殊方瞭鷹臺下千營列秣馬堆邊萬
騎疆格遠舞干遡虞舜自天錫勇頌成湯大風
歌奏鐃吹競吉日車攻士卒良七伐無愆嫺步
驟六師不戰自張皇如山勢屹誰能撼若月堯
懸詎可當黃鉞自麾行列校琫弓親挽帥諸王
聽螺惟凜天威近解甲還霑御酒香士氣齊騰
雄帶礪民生永莫固苞桑春蒐豈但觀兵出耀
德恭添萬歲觴

姚方村卽事

王瀾

邑人

村居聊避俗自覺野情寬
犬吠柴門靜雲生草閣寒
種花菊作枕採藥芝為餐
向晚東林下青山好
獨看

過石雲庵訪僧

王廉裔

邑人

尋僧適野寺策蹇渡林塘
石卧青苔古雲生紺殿
涼疎鐘蓮漏徹清梵佛
燈長欲問西來意言
銓已
自念

九日過塔寺

王際有

丹徒

厭却登山習而來到上方
寒雲平客屐遠岫拱
僧床送酒誰衣白翻經
見葉黃遲遲歸路晚鳥
背下
斜陽

登峩山

移文自古北山多。暇日登臨寄嘯歌。三輔郡州羅地軸。五臺星斗落天河。寺扉僧啓猿先至。石窟雲來雨欲過。不醉名山非吏隱。脫簪此地竟如何。

仲山懷古

已見長陵成廢土。至今猶有仲君峩。石苔舊結風前綠。螺黛新生雨後容。絕壑獨爲高士占。名山不受漢廷封。清猿野鶴知憑弔。日日松陰望隱蹤。

瀛州懷古

原上平沙帶紫泥。玉堂人迥草萋迷。斷碑堅護前朝字。荒址空傳太史題。風急水涯歌韻渺。渚寒山表月痕低。不知勝事何能再。綠野新鶯到處啼。

弔宣巨公

東臯十畝賦閒閒勇退高風未可攀去國戴星
懸紫綬携家漉酒傲青山真人崛起徵元老道
客從容拜聖顏漢世升沉如電火子雲新艸爲
誰刪

仲山懷古

劉恂 邑人

伯仲之間志不同莫將退隱遜成功荒城宅第
王侯老故國衣冠將相空半嶺能爭全漢勝一
印直傲未央雄勲名身後誰多少萬古山光積
翠中

谷口

王華玉 邑人

荒逕落花滿臨流訪釣磯草迎新客屐月照舊
柴扉宿鳥尋巖喚蒼煙逐峭飛子真不可問風
景尚依稀

涇干莖花行

張紹曾 邑人

日古西周涇之陽沐化文武與成康王風萬代
永不息春來俱是莖天章朱雲絳霧層疊起春
色連綿四十里電光燁燁常在目疑是天公笑
不止行行且止停眸望綠野變作赤城狀爛熳
姝勝天孫錦靡麗不數石崇帳千樹萬樹紅如
火香氣氤氳曉煙鎖滿林丹砂綴點點萬斛赤
珠懸顆顆蓓蕾敷榮似閨秀微將濃淡分先後
早粧初理姿態新霞粉影紅輕勻露更有守貞
待字者特抱丹衷不輕售水秀山明麗日照天
天灼灼兼能妙相聯相依繁無枝浴光悅性分
千笑封姨有情徐來度鼓動柔柯舞窈窕煙光
凝紫彤輪墜吳宮女兵罷整隊踈慵不勝嬌無
力酣暢春光朱顏醉仰者若望俛者思迎者如
步橫者睡夜深露氣浮暗香萬籟俱寂月茫茫
花神起舞來相侑爲憐別才舉霞觴夢寐羲皇
遊盛世潦倒此地卽睡鄉每歲清明三月天文

光遙上崑崙顛，瑤池亦羨春色早。却嘆三千不
年年，涇濱奕花不避秦。世守彝紀正，婚姻西周
遺風好。長在莫向武陵問，迷津。

王明府修渠告成咏以紀盛

趙琚 邑人

曲徑盤空出山行，側讓涇怒流。翻雪白危石，倚
天青愷悌。憐三輔辛勤動五丁，一時千象緯。花
縣近台星。

登魁星樓賦呈王明府

劉璜 邑人

文星孤聳勢高擎，峩阜遙連塔影明。學士宮墻
猶肅穆，居人樓閣自縱橫。樹含天外青蒼色，鳥
和雲間歌咏聲。欲借風流賢令尹，荷香十里傍
層城。

劉母張魏兩太夫人雙節歌

施閨章 宣城

黃鵠一寡不復雙哀鳴夜半天雨霜阿雛哀匹
亦如此雙悲獨宿寒巢裏人言此事世罕有請
看劉家雙節婦栢舟早汎年幾何姑年二十婦
十九後先兩世抱遺孤洗妝推髻露羅襦層冰
墮指聲鳴軋窻前織素燈前書青箱嗣續成頭
角蘭芽玉樹爭卓犖九原鸞語未追褒五馬闕
孫雙淚落雙泪落且莫哀兩心金鐵齊不朽干
古休論懷清臺

秋日洪堰

劉儀恕 邑人

偶向秋風一振衣
秦源深處問鷗機
高山未擦峯皆響
流水無心瀑自飛
屐興凌空霜葉亂
樵歌隔岸夕陽微
陸沉甘載炊梁夢
對此蒼茫事盡非

清涼寺古栢

郭文煥 邑人

山空木葉落獨爾足盤桓
幹老龍鱗古風高鶴影寒
冰霜隨自傲攀折向人難
不艷三春日

宜歲
晚看

遊潦池窪

張瑋
邑人

非抱烟霞癖那從此地來偶然乘棹去直待得
詩回澗草春風發林花宿雨催沙禽渾見慣飲
豕不相猜

漢堤曉行

晴光破曉隴煙低碧樹陰陰鎖漢堤雲外疎鐘
何處度枝頭野鳥傍人啼蒼茫木杪懸山寺繚
繞花香逐馬蹄誰道沔源僂路邈人間自有武
陵溪

促織吟

張士琦
邑人

悽悽復切切哀鳴夜不輟卽有苦心期久訴情
亦竭胡爲聲太急如聽泣幽咽羈人腸應斷怨

歸愁愈結况乃際
深秋露冷風淒絕

同若千弟遊谷口訪鄭子真隱居

劉追儉 邑人

羨爾明光客而有泉石願呼我遊谷口策杖披
雲蔓山深徑穿窟天窄壁當面飛湍頂上來突
泉足下濺或側如建瓴或長如垂練白日吼鼇
鼉當空奔雷電有時觸石罅萬派銀光燦應接
於其間使我目常眩詞客幾徘徊把酒復嘆美
顧謂涇水阿尚有秦時堰如何鄭子跡不令
載見昂首望層峯何妨蠟屐褊對爾壯心俱看
誰絕頂先躡磴逞清狂攀藤誇輕健長嘯登其
巔歛然雄顧盼迴思身所經奇闢此獨擅石氣
蒸晶晶壑雲流片片陰厓老猿呼幽谷黃鳥轉
彷彿石洞間煙光吐一線無乃僊人居丹砂此
中煉我欲往從之高卧白雲甸濟時須爾爲毋

爲煙
霞戀

張節婦吟

劉灝
邑人

涇陽有節婦十九喪其夫不惜以身殉惜夫無
遺雛妾在身如贅妾死家爲墟忍令若敖鬼啾
啾泣庭隅爲難不爲易妾豈匹婦如帷前終日
哭誓欲爲立孤仲氏感其志有子髻鬢初命爲
其夫後養之三年俎方欣蘭芽茁遽傷薜花枯
蓬首哭向天天豈故剪屠天卽故剪屠此志終
不渝復往乞伯氏伯氏悲且吁一子誠非恠能
俟十年無婦起再拜言十年如須臾回頭指階
石此寧畏紅鑪閉戶守空房卧與霜刃俱壯心
東孤夢不復驚啼烏室中何所有阿母與小姑
朝白春黃梁暮燈縫羅襦梁以供母膳襦因嫁
姑需母死姑已嫁適與十年符伯曰賢哉婦踐
諾無踟蹰以孫爲其孫婦如獲瓊瑤孫笑眉爲
開孫啼腸如剝有時鳴咽聲中夜襍呱呱繼時

值儉歲晨餐咽糠稗婦實食之甘不辨薺與茶
軋軋鳴機旁課孫以讀書課之二十年今爲儒
宮儒青青手中芹照耀荒榛廬却顧影堂上顏
色如敷腴歡喜翻痛哭鄰里皆歛歔方今徵潛
德 詔書膺通衢以此標彤管豈獨閨中模吾
詩非妄作可達 楓宸居

恭紀秦中賑濟詩四十韻

劉 涵 邑人

聖治千秋鏡王風七月篇于疆安樂土比戶戴
高天每以生民重無如粒食先省耕方愷悌祈
穀禮精虔力轉洪鈞氣功參造化權雨暘時自
若寒燠序無愆獨有峭函內由來富庶偏陂渠
連沃野原隰盡良田黍稷沿涇渭桑麻接澗瀍
時和輕委積福薄遭迤迤適往者天行沴因之生
計捐仰瞻雲漢迥俯視土膏堅塵釜微蕭索農
人稍播遷那知屯蹇日卽是泰豐年遠地 宸
聰及中宵 睿慮牽 綸言纔布告里社已喧
傳到處春風扇崇朝淑氣還宿逋全 賜復正

賦亦除蠲籌畫從廊廟經營逮市廛旣分天庾
米又給水衡錢失喜惟狂舞啣恩却涕漣室家
忘疾苦溝壑起顛連峻德三峯峙榮光八水纏
歸鄉爭引領夾路盡隨肩復念鴻初集猶愁磬
倒懸輓輪經洛下蓄貯滿秦川黔首誠寧止
皇心尙歎然効靈咨嶽鎮昭格秩牲牲特發明
堂冊遙臨太華巔紫壇香繞細碧落燎焚圓雲
起僊人掌霖飛玉女泉野耕鳩語闌村賽鼓聲
闐頓覺枯還潤真看病已痊若非蒙怙冒誰復
望生全自此修田舍相將履陌阡倉箱新社米
聚落舊炊烟擊壤歌幽俗聞風識舜絃兒童懼
隴畔父老話尊前覆載身難報高深骨自鏤惟
知千萬載聖

壽祝綿綿

碧澗雙流

韓鳳聲

邑人

草綠沙明一水清分流兩兩遶城行蟾投夜魄
雙輪動岳倒秋蓮並蒂生望去層波何處起聽

來疊響似相爭中央想有伊人在獨立臨風意
欲傾

堰口天豔

不同漁父泛僛槎也有緣溪數里花莫怪紛紛
隨逝水無人解惜向天涯

碧澗雙流

甘天木
邑人

清波交湧綠於雲二水原從一派分爭赴有心
惟恐後同流無意與爲群雨過日射雙虹影月
上風披兩練紋何必芳洲齊白鷺各將餘澗濟
耕耘

秋日漢堤晚眺

劉浚
邑人

如此樓臺如此山登臨便可出塵寰綠溪田畝
烟村外紅葉人家圖畫間意遠何須詩託興懷
開不用酒增顏斜陽一任鐘催晚載馭滄浪踏
月還

登巖峩

韓書

邑人

慈峩迢遞接宜州佳氣籠葱翠欲流雨過嵐光
層出岫天晴樹色遠含樓山村縹緲青雲合漁
舍高低綠靄浮若得卜居容我老逍遙終日復
何求

巖峩山寺

張鼎望

邑人

護法佳名自大唐於今碑碣繞巖廊天池貯水
龍蛇蟄寶塔凌雲鶴鶴翔宮入甘泉迴御道陵
開德廟倚崇岡材人競事孟蘭會四境笙歌集
上方

輓節婦梁氏

貞比松筠歲月賒秉心之死玉無瑕千秋青簡
標萱草一代紅顏落槿花人去空梁猶語燕樓
扇枯柳不藏鴉應隨蕭史歸蓬島携手龍鸞咀
絳霞

水司衙

劉于佇 邑人

渠畔官衙舊憲司春風排蕩草逃離參差斷碣
苔痕綠盡是當年水利碑

辛亥之夏雨澤愆期農夫望歲

屠老父師虔誠步禱甘霖立沛闔邑士庶公製霖

雨蒼生牌扁敬獻琴堂里言紀感

王獻成 邑人

三旬憂旱魃萬戶仰神君一念切民隱崇朝甘
雨紛郊原沾霖霖婦子樂耕耜涇上循良宰謳
歌處
處聞

前題

胡世揚 邑人

靈雨愆期惕衆心 賢侯步禱霈甘霖民懷五
袴歌來暮客感三奇播德音涇水悠悠凝瑞霽
仲山冉冉長棠陰行看 特簡朝天闕指日鶯
遷到上林

前題

常季常 邑人

精誠一念便回天 祈得甘霖降沛然 侵縣黍苗
青覆隴環涇 猷畝綠生烟 村農鼓腹歌豐稔 野
士吹豳慶有年 從此恩膏依父母 不須䟽鑿向
瓊泉

白渠記

附載

張鼎望 邑人

白渠者漢大始三年趙中大夫白公所治之渠
也前有創始後有繼修至今多言白渠者蓋就
其績大名著者而稱之也爰稽典籍韓欲疲秦
命水工說秦開渠與利曰鄭國渠漢倪寬奏請
鑿渠溉高仰之田曰六輔渠白公復奏穿渠曰
白渠隋有茂農渠唐屢詔毀渠旁碾磴又開劉

公渠宋鑿石渠曰豐利渠元於豐利之上更開石渠曰王御史渠明巡撫項忠等修廣惠渠巡撫蕭翀復修通濟渠大抵決渠之口雖時有遷改下流仍歸故道自唐以來渠行雖醜而爲三曰大白申白南白其實一渠此白渠之因革也渠昔溉八縣之地今止溉五縣之地鄭國溉田四萬餘頃白公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溉田萬頃宋大觀中溉田三萬五千九十餘頃元至正中溉田四萬五千餘頃明成化中僅溉田八千三百一十餘頃此白渠之盛衰也始則涇與岸平水易入渠繼則涇低岸高渠難分水始則驅石困以爲堰故堰頻壞而水涸繼則穿石洞以尋泉故泉不竭而水優則白渠之廢興可考也渠之流也自高而卑水之用也由下而上溉當下交於上時刻不容紊亂水有數準論微尺寸不得減增彼邑之水禁遏諸此邑此斗之水戒取諸彼斗則白渠之制度可循也方導白渠出谷也溶漾東臯潺湲南畝甬舉風生溝

通雨降休歌雲漢免禱桑林土膏滋潤草木天
喬是白渠之力可以迴天運之偶衍矣迨引白
渠至田也貫隴而流盈科而進田峻解顏農夫
濡足或澆菽麥亦灌禾麻爭先易耨不負深耕
是白渠之沾可以助人工之不及矣若夫白渠
之經城郭也遠照戟門近縈歌館青鳧忽下市
塵白鷺時飛闐闐秋漂紅葉春漲莢花千門濯
錦萬戶浣紗其餘波漸被也如此且白渠之入
園亭也映竹爲溪浸蓮成沼洗硯則墨流烹茶
則餅挹妝臺開鏡舞砌濺衣泛騷人之觴等調
素女之粉脂其旁溢繁華也又如此抑按白渠
首起於涇尾注渭涇發於安定郡之峴頭山是
峴頭山乃渠之大源亦猶黃河之有星宿海也
又聞前人鑿石渠深入數丈忽得泉瀆湧而出
涓涓滔滔正循鄭白故道所謂灑珠洞是灑珠
洞乃渠之小源亦猶黃河之有崑崙山也然歷
歲旣久難免崩漏之患幸於

皇清雍正四年蒙

總制 岳 查 二大人特為題請

皇上俞允發帑金鉅萬命有司極力督修濬其源而大其流漑田益廣受惠益深直使鄭國三千年水利至此更新而

聖天子平成之沛澤

賢公輔開濟之嘉猷關中億兆之民皆感戴歌頌與山水同悠遠矣

暢公渠記

明李 錦 監察御史

余家自先世居六輔王公渠下暨余生長其地當壯年即知渠外有遺利三千餘年未有能舉之者因私竊有志焉既而名厠仕籍宦南北幾三十年勢雖不暇及此而心則未嘗一日忘也成化甲辰乙巳關中連歲大旱黎民阻饑且相食惟被水利者獨免於難仍責令出得利之租供秦府諸王殿下祿食用是益知水利之重而朝廷特遣在廷與方面諸大臣亦皆切切以水

利爲念各詣部屬相度可興水利者督勸指授鑿渠引水以溉民田爲救荒備荒之急務一時民賴全活者甚衆時余適在外而前所謂輔渠之外遺利可興者獨不與焉今上改元之初余歸自京師鄉人以往事見白余不勝慨嘆越二年巳酉秋山右暢亨文通以進士知涇陽縣事既視篆卽有志於民首以利病詢余余乃以渠事告焉又明年庚戌二月余遣兄子崇偕同利者三百餘家連名具狀以其情陳於縣暢公欣然納之爲達於巡撫蕭公貞驗其狀而悅之署其答云據民訴而順其情用民力以興其利真所謂以佚道使民良有司之先務也檄下府縣委官責成期於民得實惠暢公旣得請奉行惟謹卽移牒縣幕俾董其役是歲四月四日興工據圖披驗就易避難量日程功以雲集之衆竭利巳之勞將謂不日成之矣奈何工未及半暢公俄以丁外艱去任遲遲四月功雖始克就緒邑之豪猾乘隙計賂貪官欲沮壞變亂於其間

幸遇今宋公鑑以鄉進士來宰斯邑不徇於利
不懼於勢執其中正斷以至公驗印履畝分日
定時編排規畫成造水冊地以頃計者五十有
奇水以日計者十又二外餘若干時因題其名
曰暢公渠乃具由以報於都憲及合于諸司府
而事遂告終焉於時上下交歡咸謂事底於有
成上有所據得以施督治之法下有所守不敢
肆越厥之志水利之被於生民始末久而不替
矣余嘗謂鄭國引涇水以利民秦稱富饒越一
百三十又六年兒寬復奏開六輔渠以溉鄭渠
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鄭渠之利者是乃耳目之
所沿襲時近而易舉也寥寥二千餘年暢宋諸
公復察六輔之遺利而再興之世異而聞見且
異蓋時遠而難舉者也諸公爲之復易易若是
其有功於生民識見度越常人萬萬矣豈非所
謂豪傑也哉居民行將建祠祀之以報其功信
非過情之舉也渠既成衆謂余里人能悉事之
始末用據其實勒於貞珉以昭示久遠焉

和巡撫余公重鑿廣惠渠詩

魯

能

左布政使

導引涇流灌井田庶民趨事樂欣然栢臺能舉
無窮利蔽省寧慳有限錢穿洞豈因秦國計鑿
渠還接白公泉關中鼓腹歌謠者籌策誰知上
相賢

又

余

洵

右布政使

古濬涇渠灌溉田沿流開拓事同然因民興利
無窮利為國需錢不計錢萬頃菑畬豐稼穡千
年地脉湧淵泉緬懷大禹功成浩七邑人民仰
世賢

涇陽水利

鄧

山

右叅政

一水雲奔萬井通春來閒却桔槔翁劈開谷口
心何苦分破涇河利不窮今代書生誰建策前
朝才子未收功村醪社鼓家家樂旱魃徒勞妬
歲豐

題廣惠渠

李

澄

左參議

今人不讓古人高鑿石分涇肯憚勞泉出正源
聲汨汨波揚平地勢滔滔功成無復施斤斧利
溥何須用桔槔關內富饒知所自片言留作萬
年褒

涇陽縣志卷之八終



